



## 知秋

陈功龙

都说一叶知秋，而现在秋的信息已不止于一叶了，凉凉的雨、凉凉的风，水田里沉甸甸的稻穗、校园里馥郁的桂花香，都在不约而同地诉说着秋的消息。告诉我秋天到来的，还有心中那不断铺展着的一片沉浸在暖暖的阳光下的荒原。

是的，阳光下的黄色的叶子，这是关于秋天的一份浪漫、一份温暖。这是秋天在我的印象里说出的最好的语言。在秋天我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棵树，站在荒草弥漫的原野之上，曾经所有的记忆都像叶子一样纷纷飘零，未来的所有梦想都像养分一样默默储藏。只留一个现在，像赤裸裸的枝干一样直指蔚蓝的天空，没有聚与散的纠结，没有爱与恨的缠绵，没有生与死的界限。有的只是秋风一样的爽朗与明快、秋月一样的洁净与素雅、秋夜一样的深邃与沉稳。

秋天也是一个适合旅行的季节，身体可以被局限在一个地方，但我们的内心可以旅行

到广袤的沙漠，去看那屹立的胡杨；我们的内心可以旅行到北京的香山，去看那漫山的红叶；我们的内心可以旅行到江南的小镇，去看那明月下的扁舟。

秋天是一片金色的牧场。马儿、羊儿低着头在蓝天白云下吃着草，牧马的小伙子、牧羊的姑娘们躺在暖暖的草地上放逐着遥远而古老的梦想。这里不再有纷争，不再有渴望，甚至不再需要歌唱。

秋天是一片辽远的沙漠。骆驼在夕阳下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不要问哪里是路，路只是脚掌与脚掌之间的距离；不要问哪里是归宿，归宿只是我们所站立的地方。心是房间，眼睛是窗口，漫天的风沙、深邃的夜空是我们窗外的风景。

秋天是一份神圣的信仰。看那纷飞的叶，不正像写满经文的凤马，在飘零中一遍遍念着原始的经文；看那火红的树，不正像神山脚下的酥油灯，在明灭间早已将故事讲述

了千年；听那深夜的风声，不正像寺庙里苍凉的诵经声，在执着的超脱中藏着深深的隐忍。

海子说，秋天到了，王在写诗，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失去的早已失去。可是，我们要得到什么，我们又已失去什么？

所有我们去过的地方，没有去过的地方，都是一样的秋天；所有我们发生的故事，没有发生的故事，都是一样的结局。不一样的只是，有些人把秋天编织成一顶金黄的王冠，有些人把秋天描绘成一幅泛黄的照片，有些人把秋天裁剪成一面枯黄的窗帘。

其实，秋天只是一只空空的酒杯，在酒杯里倒满菊花酒，才能品到秋的滋味；秋天只是一封长长的信，在信封上写下地址，才会有人在纷纷的落叶里展读；秋天只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把每一页都写满文字，才能在合上日记的时候在掌心里握住一片带着阳光味道的金黄的枫叶。

诗歌

天地



## 老牛(外二首)

王成保

卖掉老牛时  
父亲蹲在牛栏的门口  
用一袋烟的工夫  
燃着失落  
心情在烟锅里忽明忽暗

那老牛  
在我家默无声响  
一条绳索套住命运  
拖犁拽耙  
耕耘生活

父亲也像老牛  
一生自缚勤劳  
犁着岁月

如今  
疾病给父亲松了绑  
可父亲的心里长满了野草

## 秋夜

当夕阳像一枚蛋黄  
煮进了我的碗里  
夜  
开始张罗着一张网  
抛向街巷阡陌和山川  
以及谦恭的桥

暮色暗下来  
天空弯下腰身  
衣襟上缀着的小饰品  
开始熠熠生辉  
月亮  
把自己别进我的眼眸时  
山峦  
耸耸肩就高了一截  
风  
倚着一处山梁打盹  
平静的水面下

饿着肚子的鱼  
暗自庆幸那诱人的饵  
没能俘获自己

风醒了  
能在叶子那里听见  
夜的鼻息  
路灯熬着夜  
等着一个醉酒的人归来  
不会写诗的我  
在这样的夜里  
折磨着一群文字

## 秋水

在铁佛寺  
你会更钟情于  
一湖秋水的冷艳  
山峦青黛  
以水平面为对称轴  
水面上的山根在水里  
装在秋水心里的山  
魂在水上  
湖水是镜  
野鸭从镜面穿进穿出  
补白刘谦的魔术

芦苇不寂寞  
思想却深邃出一头银发  
雁阵路过  
偶有几声乡愁零落  
小船倦了  
铁佛寺的灯火却亮了  
过往的每个人  
把自己迤迤成一种情趣

想做一朵白云  
交给秋水来浣洗  
想让忧伤来踏浪  
有秋风为涟漪送激情

(作者单位:商城县观庙中学)



## 悟

姚滚

假期，我打电话邀请一位在西安工作的朋友吃饭。他说，兄弟，晚上可以去晚一点儿吗？我正在陪年过七旬的老父亲在山上摘桐籽。我说行，晚上我等你。

晚饭入局，他说自己先罚两杯酒，让我久等了。因为老父亲在山上摘的桐籽多，如果他晚来一会儿就可以帮老人家多挑点儿桐籽下山，明天假期就要到了，没有更多的时间帮衬老人家了，所以来晚了。他说，本想母亲去

世后给父亲留在西安安度晚年，可是老人家硬是舍不得家中的几亩田地，拗不过父亲，所以每逢节假日，只要超过三天的时间，他就会回来陪伴父亲干四季的农活，既尽了孝也健了身，还增厚了乡情，很开心。说完，他的眼睛红红的。

听完他这番话，我的心也酸酸的，禁不住想起了小时候和爸妈干东西的农活，爸妈总是把扁担上的绳子往他那边挪一些，

而我只是搭个肩而已，说小孩子不能压重了，压重了长大了长不高。那时候我以为他们说的是真的，直到人到中年，才体会到那是天下父母对子女最真的爱。而眼前这位朋友说的，是儿女对父母养育之恩尽的孝。

有句话说，爸妈健在，人生尚有来处；爸妈不在了，人生只有归途。

那一夜，我与友人同感，并喝个酩酊大醉。